春秋左傳補注

春秋左傳補注卷第三

昭元年傳其敢愛豐氏之祧　正義云祭法遠祖廟爲祧公孫段是穆公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子豐之廟不得有祧廟案管子山至篇云大夫三世不得有廟與諸侯同祀所出之廟豐氏僅三世不得有廟與鄭伯同祀所出之祖耳是豐氏之祧爲穆公其不言先君之祧者周禮賈疏云諸侯與天子旣不可同有二祧其遷主則總藏於太祖廟則謂太祖廟爲祧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豐氏爲大夫不得上同諸侯故謙言豐氏之祧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服注曾祖之廟曰祧是豐氏之祧乃穆公之父文公之廟

也大戴禮三本篇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是豐氏之廟乃三世之祧廟服注曾祖之廟曰祧可爲確解祭法遠廟爲祧宋書引王注祧者五世六世之祖此釋遠廟爲祧之義證以豐氏三世之廟爲祧之義則辭各有當也元案士昏禮主人筵於戶西鄭注受其禮於禰廟記曰祖廟未毀教於公宮三月鄭注祖廟女高祖爲君者之廟皆不當在曾祖廟襄九年傳先君之祧服注因成公是衛君曾祖故望文生義昭四年傳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注爲宗廟田獵祭法疏曰遷主所藏曰祧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此記最精豐氏之祧所謂公廟設於私家者昭十三年傳及游氏之廟十六年傳孔張立於朝而祀於家是大夫僅三世已得立廟之證

楚公子美矣君哉　詩文王孫哉毛傳云孫君也釋文引韓詩云美也是古人稱君多以美釋之

絞而婉　皇侃論語疏云絞猶刺也好譏刺人之非以成已之直也

季武子伐莒取鄆　元和郡縣圖志云沂州沂水縣即莒魯所爭之鄆費縣即魯季氏邑東南至沂州九十里是費鄆接界僅百餘里武子爲費邑近鄆故伐莒取鄆以自廣其私邑之疆界漢五行志云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顏注鄆季氏邑是鄆爲莒魯常爭之地魯失而復取之

夏有觀扈　酈元曰衛國有觀土國語曰啟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浮水東

迎衛國縣故城南古斟觀應劭曰夏有觀扈卽此城也𨔵案郡國志東郡衛公國本觀故國斟觀乃后相所居非啟子之五觀汲書古文帝啟十五年五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是武觀雖叛而終服也扈尚書鄭注云有扈氏與夏同姓高誘曰啟之庶兄元案漢書地理志東郡畔觀應劭曰夏有觀扈北海郡壽光應劭曰古㪷灌禹後今灌亭是鄭注常因兩引應說而牽混也

潚宮有前　服虔以爲楚之離宮周禮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壝宮棘門鄭注謂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爲宮此潚宮蓋卽盟會之地爲壇壝宮以潚門當棘門耳楚僭天子之禮故爲宮如

王之行止也

吳濮有釁　案昭九年傳熊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鄭元曰夏肥水上承沙水東南逕城父縣故城春秋所謂夷田在濮水西者也是夷濮與楚之城父接境正吳楚疆場地也然地去郢都甚遠楚豈能常與吳爭哉　案書牧誓微盧彭濮文十六年麇人率百濮聚於選釋例曰建寧郡南有濮夷逸周書王會解正南之國有百濮昭九年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是濮邊地與楚接境傳意謂遠若百濮有釁則楚侵并之況郢之近魯杜於此傳注云吳在東濮在南致為精覈

鮮不五稔　論衡異虛篇云春秋傳曰國之將亡鮮不五稔災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

趙孟視蔭曰　釋文蔭或作陰文選陸士衡演連珠李

善注引高誘呂覽注云陰晷影之候也

翫歲而愒日　說文曰翫習厭也又云貪也杜注本此

具五獻之籩豆於幕下　周禮大行人子男五獻昭六年傳云得貺不過三獻正義云典命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知其當三獻是大國之卿無五獻之禮元凱杜擬大國之卿五獻正義援鄉聘饔餼五牢附會之尤謬此蓋鄭以子男之禮待趙孟非大國卿禮也禮記正義云大國之卿禮同子男是也

賈而欲贏　呂忱字林曰贏有餘也

是國無政　廣韻鄭公子有食采於徐吾之鄉後以爲氏子南子晳爭同姓之女爲室是國無政哉

擊之以戈　考工記已倨則不入鄭注云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謂胡微直而衺多也以啄人則不入擊以戈正是以胡橫擊之因以啄子晳也

及衝　爾疋釋宮自四達謂之衢至九達謂之逵郭注皆云四道交出此衝卽爾疋衢也故杜注云交道杜注六軌爲莊九軌爲逵皆不依爾疋此衝獨訓爲交道是亦不能自堅其解者也

唐人是因　杜旣云唐人若劉累之等累遷魯縣矣是在大夏者又一唐人非劉累之後可知何得以唐人專屬諸劉累也賈逵以累封於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以服事商又與昭廿九年傳懼而遷於魯縣之說

相背服虔以唐人卽是劉累杜誤本之致生謬解古事荒遠難徵闕疑爲善服賈注雖勝杜預此注亦誤本左傳劉光伯所規寧止元凱一人邪元案二十九年傳云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則累亦唐之別子故杜云若累之等耳累既受氏御龍而唐之封國自若故得服事夏商至成王始滅韋注晉語以商末累子孫之更豕韋者遷於唐與傳是因語不協未可從

其季世曰唐叔虞　杜解勝服子愼

宜汾洮　惠定宇據水經注涑水一名洮水證洮水卽涑水桑欽元明言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洮水源東出清野山世人以爲清襄山至周陽合於涑水始謂洮水爲涑水是洮涑二水源流各異未合涑水爲洮水既合涑水乃統謂之涑水郡國志聞喜有洮水

又有涑水最爲明晰

障大澤　大澤疑即昭余祁爾疋燕有昭余祁郭注今太原鄔陵縣北九澤是也酈元曰汾水於大陵縣左迤爲鄔澤鄔澤即昭余祁其陂東西九里南北十有餘里案水經注潙水嬰侯甲水太谷水皆鍾是澤故必防鄣之而民始安居矣

於是乎禜之　周禮黨正春秋祭禜亦如之鄭注禜謂雩禜水旱之神

以露其體　方言曰露敗也

皆百人之餼　說文曰氣饋客之芻米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從食作餼

三年傳夫人士弔大夫送葬　禮記正義引鄭康成說云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可使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

若而人　禮記曲禮始服衣若干尺矣正義云古者謂數爲若干儀禮鄉射以純數告鄭注若干純賈疏云若干者數不定之辭凡數法一以上得稱若干

豆區　韓非子外儲說篇晏子曰夫田成子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諸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貸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分斗斛區釜爲四量正斗斛異於豆區之證鄭康成司市注量豆區斗斛

之屬亦以豆區異於斗斛也考工記梓人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蓋言以一升之爵獻而酬以三升之觚則爲一豆矣正四升爲豆之證賈疏引馬季長說甚善韓詩說與考工同鄭注豆當爲斗言其聲之誤非謂十升爲斗也詳見戴震考工記圖惠定宇據鄭注豆當爲斗聲誤者謂梓人之豆非四升與左傳各自其四文相背則非矣

四升爲豆四豆爲區　今本左傳無四豆爲區句杜注有之據考工記㮚氏爲量賈疏所引補入

三老凍餒　三老國老庶老及死事者之老服虔以爲

工老商老農老案齊俗本有工商農三鄉至管子始
立士鄉是三老服注於管子未立四鄉之前則確至
晏子時士農工商已有四老矣惠定宇引魯頌三壽
作朋以證杜注鄭箋魯頌云三壽三卿也與杜解異

雖晉公室　王符曰羊舌氏晉姬姓

公乘無人　公乘即掌公御如程鄭爲乘馬御之類

欒郤胥原狐續慶伯　王符曰郤氏欒氏狐氏皆晉姬
姓以王說證之八族皆姬姓

讒鼎之銘　服虔以讒鼎爲明堂位崇鼎惠定宇據韓
非子齊索魯讒鼎謂鼎已在齊故晏子引之斑案韓
非子說林曰魯以其雁往齊人曰雁也魯人曰眞也

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樂正子春戰國時人是晏子在晉將齊尙無索鼎之事安得云鼎已在齊恐說誤矣呂覽齊攻魯求岑鼎魯載他鼎以往齊弗信請柳子季一言爲信魯君乃以眞岑鼎往是岑鼎疑即崇鼎惠君據呂覽是讒鼎至晏子時已久在齊矣不應援韓非說爲證孟子可使高於岑樓趙岐注岑樓山之銳嶺者爾疋山小而高岑方言曰岑高也明堂位崇坫鄭注崇高也是岑崇皆高大之意故崇鼎亦謂之岑鼎服虔解崇鼎即讒鼎正㝎據呂覽解之惠定宇猶誤沿王伯厚之說

豐氏故主韓氏　聘禮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鄭注

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豐氏主韓
氏是卑主於尊非復聘禮之常制矣

二惠兢爽　說文曰兢从二兄兢意从丰聲若矜

又弱一个焉　儀禮特牲饋食禮俎釋三个鄭注个猶
枚也今俗言物数有云若干個者此語然

四年俾寡君將墮幣焉　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諸侯將
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
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
兩階之閒乃出蓋貴命也楚子是時會畢將以幣玉
告諸武城先王之宗廟而反命矣假宋太子後至故
以輸幣爲辭服虔以爲將輸受宋之幣於宗廟疑非

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　案哀元年傳后緡方娠賈逵注云緡有仍之姓是有緡卽有仍也賈逵杜預皆以仍緡爲二國疑非

商紂爲黎之蒐　尚書西伯戡黎鄭注戡黎入紂圻內郡國志上黨壺關有黎亭故黎國

弱其孤　弱其公孤如子雅子尾之屬正義謂景公非是

鄭子產作丘賦　賦謂兵賦杜謂別賦其田固非服虔謂復古法與渾罕政不率法之言相背亦非

求之而至　謂叔孫召而見之並召其徒使視之

使置饋於个而退　北史李謐傳左个卽寢之房也

五年傳葬鮮者自西門　言葬禮鮮少不必從卿喪自朝之禮可自西門而出杜謂叔孫非壽終故不須以禮葬是時季孫方喜豎牛之諂豈肯顯其餓死叔孫之罪乎且言出自豎牛之黨尤非

勞諸索氏　酈元曰索水又北屈東逕大索城南鄭子皮勞叔向於索水卽此城也

以逞君心　說文趍謂疾行爲逞

七年傳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　禮緯云天子旌九刃曳地諸侯七刃齊軫大夫五刃齊較楚僭稱王則必用天子旌旗令尹亦必用諸侯旌旗靈王爲令尹僭用楚王曳地九刃之旗無宇斷之使七刃齊軫

杜謂楚用諸侯之禮旌止齊軫恐非

天子經畧　略如封畛土略之畧

僕臣臺　趙岐孟子注臺供使令者

成章華之臺　酈元曰離湖在華容縣東七十五里湖側有章華臺臺高十丈基廣十五丈

吾與子桃　說文曰墟大邱也列子湯問篇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名曰歸墟說文曰邱土之高也虛尤爲大邱尤土之高者不可謂桃虛爲無山也襄十六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圍郕襄十七年經齊侯伐我北鄙圍桃是桃成皆魯北鄙邑故齊圍郕不得仍圍桃以釋其怨是桃與郕近之證案郡國志任城有桃聚計季

孫與孟氏桃疑在任城非魯國卞縣桃墟也酈元亦本杜注謂桃在卞非是成縣後漢屬濟北桃地自近濟北無近在魯國之理

與之萊柞　闞駰十三州記曰太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案郡國志泰山萊蕪有原山酈元淄水注闞駰作應劭誤也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春官四命受器先鄭注謂上大夫之禮待子產故以莒之祭器與之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　爾疋釋文李巡云死而無後為厲立後乃有歸不為厲

嬰人婤姶生孟縶　白虎通曰嫡長稱伯庶長稱孟

孟縶之足不良　詩德音無良毛傳云良善也元矣鄭公子去疾字子良晉鄭無卹亦稱鄭良知不良是有疾也

八年經秋蒐於紅　劉昭郡國志補注於泰山奉高云紅亭在縣西北杜預曰接宋衞也於沛國紅縣引地記云左傳昭八年大蒐於紅是劉昭於奉高紅縣兩地皆以為昭公蒐地奉高屬泰山郡本魯地紅應在是沛國去魯太遠杜預亦疑其非劉昭因晉書地道記而誤何屺瞻亦疑其非不足據也

葬陳哀公　楚滅陳自是楚葬哀公袁克但欲厚葬耳非袁克葬之也賈服說是

傳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　漢五行志云虒祁離宮

去絳都四十里杜注本此

自根牟至於商衞革車千乘　周禮賈疏云凡出軍之法先六鄉賦不止次出六遂賦猶不止徵兵於公邑及三等采賦猶不止乃徵兵於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此軍皆出於鄉遂賦猶不止則諸侯有遍境出軍之法則千乘之賦是也案此是諸侯遍境出車始有千乘自根牟至於商衞正是盡魯東西之境春秋公羊傳曰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宣十年取之是根牟乃魯東與邾接境之地

頃靈福子　頃靈惠公之子孫欒高氏皆惠公之孫於頃靈爲從父兄弟故曰頃靈福子

輿嬖袁克　杜訓輿爲衆本服注春秋時嬖倖之官多爲君御如程鄭爲乘馬御華多僚爲宋元公御可證克亦嬖寵中之爲哀公御者杜臆解爲衆嬖人之貴者非是顧亭林說猶未暢爲詳釋之十二年傳周原伯虐其輿臣使曹逃是輿爲嬖近之臣之證故言使其黨逃去也下言輿人逐絞是輿非衆人之謂服說未確

自羃至於瞽瞍　羃在舜先鄭衆說是外傳展禽曰幕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下言杼爲禹後故云帥禹推之上甲微爲契後故云帥契高圉太王爲稷後故云帥稷如使羃爲舜後當云帥舜何以言上帥顓

項此幕在舜先之明證賈逵以幕爲舜後虞思於外傳展禽言相背杜用先鄭說最爲精當大戴禮帝繫篇顓頊産窮蟬窮蟬産敬康敬康産句芒句芒産蟜牛蟜牛産瞽瞍未有幕在舜先亦不足據誤同年表云觀外傳則幕爲舜之先無疑漢劉耽呂梁碑言顓項生幕幕生窮蟬與外傳合不知何據金仁山謂舜出虞幕後非黃帝子孫非也然大戴史記皆無虞幕一代未詳厥故

九年傳周廿八與晉閼嘉爭閼田　唐宰相世系表云晉成子懿食采於閼遂以爲氏嘉蓋子懿後廿八年傳魏戊訓閼役役蓋閼嘉後裔

屠蒯　禮記檀弓作杜蕢屠杜音同史記晉大夫有屠
岸賈左傳晉有屠黍是屠乃晉大夫之氏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論衡曰子卯日舉禍未必有禍
重先王之亡日悽愴感動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
蓋丙與子卯之類殆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故宴曰
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
不推湯武以興乎賈逵說非檀弓鄭注亦同賈說
十年傳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服注斷三尺使至於較
案考工輿人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鄭注兵車自較
而下凡五尺五寸禮緯諸侯旗齊軫大夫旗齊較軫
至較五尺五寸斷三寸得至較者蓋天子與其臣乘

重較之車諸侯之車不重較故斷三尺至較

五月庚辰戰於稷　稷卽稷下酈元曰系水旁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劉向別錄以稷爲齊城門名杜應解爲祀后稷之處未確韓非子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閒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是稷門爲齊城門之證

又敗諸鹿門　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鹿門是魯境上關名疑此鹿門卽魯關名故下言欒施高彊來奔元案臧紇所斬之鹿門是魯南城東門見公羊閔二年傳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何注齊人追欒高不能至此杜注齊城門不可易

比非又有寵　言元公寵愛匪人是以有華向之禍

十一年傳遂孫僖子　曲禮聘則爲妻孫則爲妾

僖子使助薳氏之簉　周禮大祝二曰造鄭注云故書造作竈杜子春讀竈爲造次之造書亦或爲造造祭於祖也膳夫以樂徹於造鄭注云造作也賈疏云造食之處卽廚是也婦人主中饋之事簉與造通卽謂助薳氏作酒漿之事也

歸姓也　文選注引劉瓛蔣物資生解云自無出有曰生生得性之始也說文姓生也白虎通曰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也昭公齊歸所自出故云歸姓也

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　子元非曼伯正義駁劉光伯說甚諦但以櫟邑竝置子元曼伯二人亦無明證

疑子元即是厲公之字當日實有自櫟侵鄭之事昭公出而厲公始入故曰使昭公不立

齊渠丘實殺無知　鄭衆以渠丘為無知之邑是無知恃渠丘大邑以弒齊襄終為雍廩所殺杜注渠丘齊大夫雍廩邑正義知其杜撰復引鄭衆說曲為附會非也

衛蒲戚實出獻公　蒲為甯殖邑本韋昭國語注戚為孫氏邑甯氏孫氏同出獻公故言二氏之邑

十二年傳有酒如淮有肉如坻　淮當作潍劉光伯說是坻當從正義引坻箕之山為譬言有酒如潍水之多有肉如坻箕之高豈不可為諸侯之師乎

有肉如陵　爾疋釋地陵莫大於加陵邵先生晉涵曰加陵卽柯陵也杜預成十七年同盟於柯陵注柯陵鄭西地言齊有肉如柯陵之高亦可以會諸侯而代晉爲盟主矣故伯瑕謂穆子失辭

遂入昔陽　劉光伯規杜云旣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廿二年傳云晉荀吳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爲鼓都斷可知矣璉棻光伯之言甚晰漢志鉅鹿郡下曲陽縣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也郡國志鉅鹿下曲陽有鼓聚故翟鼓子國有昔陽亭是昔陽爲鼓國地甚明非肥

國都也杜預云下曲陽西南有肥累城疑此乃肥國都與鼓聚同在下曲陽界內故荀旣入鼓國之昔陽壬午即以滅肥也劉光伯以昔陽爲鼓都亦小說郡國志下曲陽明言有鼓聚有昔陽亭是昔陽亦非鼓國都之明證矣肥鼓皆鮮虞屬國此滅肥經言晉伐鮮虞後荀吳圍鼓亦云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二國皆以鮮虞貫之是其證

供養三德爲善非此三者弗當　惠定宇訓三德爲黃裳元甚精非此三者言非有黃裳元三德不足以當此卦杜解非

潘子　史記吳世家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索隱

曰番音潘括地志今饒州鄱陽縣春秋時爲楚東境
秦爲番縣楚稱王故爵有蕩侯潘子
次於乾谿　後漢邊讓傳讓作章華賦言靈王作章華
之臺築乾谿之室故靈一宿於此
僕析父從　析父爲大僕故時在王左右楚語作僕夫
虞箴曰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卽太僕也爲親近之臣
故告之使達於王也
今鄭人貪賴其田　襄十一年伐鄭晉荀罃至於西郊
東侵舊許葢卽許田也元案賴利也說文繫傳賴字注引晉灼注史記無賴曰江
湖閒謂小兒無利入於家曰無賴
今我大城陳蔡不羹　劉光伯據楚語靈王城陳蔡不

羮使僕夫子晳問於范無宇曰今吾城三國證左傳四國乃三字之誤韋昭注竝引東西兩不羮惟酈元汝水注於定陵縣不言築不羮城但言襄城有西不羮城竝引晉書地道記曰楚靈王築襄城案西不羮在襄城北楚靈所築襄城卽西不羮城是也是劉所謂三國乃陳蔡與西不羮酈元汝水注是其證

君王命剝圭　爾疋玉謂之雕說文曰剫剝也

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韋昭周語注云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爲王卿士謀父字也祈招解當从馬融說

十三年經於平邱　水經濟水又東過平邱縣南酈元曰縣故衛地諸侯盟於平邱是也

傳其父死焉　父死故怨王

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　韓非子外儲說篇云管仲曰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又叔向對平公曰賓須無善削縫隰朋善純緣說苑晏子曰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隰朋侍

將何以立　論衡云子干爲王十有餘日

芻蕘者異於他日　儀禮聘禮司馬執筴立於其後鄭注云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執軍法者執筴示罰叔鮒攝司馬不禁樵採之事故衛以爲請

鄭伯男也　鄭志云男謂子男周之舊俗雖爲侯伯皆食子男之地此言鄭本畿內諸侯雖爲公侯亦只食

子男之地況爾本伯男焉能從畿外公侯之貢乎鄭發墨守曰鄭在宗周畿內是也杜注鄭國在甸服外此乃武公後遷之新鄭非初封之始制也正義云子產不得遠言上世國小以距今之貢重下文明言晉不暇討何妨援王制以強抗乎正義非是

以幕蒙之　高誘曰蒙冒也冒覆面也史記衞世家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以巾蒙其頭而共乘說文云帷在上曰幕

及中人　酈元曰滱水又東逕中人亭南應劭地理風俗記曰唐縣西四十里得中人亭今於此城取中人鄉則四十也

胡 考工蚡胡之笴鄭注胡子之國在楚旁

十四年傳司徒老祁慮癸 禮記正義引崔氏說云大國惟立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曰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又云下大夫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八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之下置一小卿小司馬也魯至季孫專政三家之屬大夫如小宰小司徒皆家臣爲之檀弓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熊氏以司徒爲孟氏家臣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爲叔孫氏家臣公鉏爲馬正卽季氏小司馬也故服子愼曰

三家家臣皆有司徒司馬此司徒蓋卽小司徒季氏家臣爲之服注甚善惟以司徒爲老祁之姓稍誤於春秋之官制耳蓋老祁慮癸二人皆爲司徒也元凱以二人爲南蒯家臣夫南蒯尙爲季氏家臣雖以費叛豈卽遽設官職置有司徒乎以二人爲與南蒯同守費則善矣正義曲爲杜解何也

收介特．特猶秦風黃鳥篇百夫之特毛傳云特者傑出之稱方言云獸無耦曰介楚材傑出者不可多得故曰收介特元案詩唐風杕杜傳杕特貌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作獨貌是特訓爲獨與獸無耦曰介義相類收謂收䘏之也

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　鄖元曰巾水又西逕竟陵

縣北西注揚水謂之巾口水西有古竟陵大城古鄖國也鄖公辛所治所謂鄖鄉矣

爭鄐田　襄廿六年傳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說文鄐晉邢侯邑是雍子邢侯共有鄐田故二人爭其田界正義因左傳旣以鄐爲雍子之田又云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則鄐專爲雍子之田可知矣案此傳明言邢侯與雍子爭鄐田下文又言罪在雍子是邢侯兼有鄐田之證說文之解甚確正義專據左傳反於此傳上下文義未能明晰

乃施邢侯　爾疋釋詁云矢施也矢陳也是施可訓爲矢卽可訓爲陳隱五年經公矢魚於棠左傳以爲陳

魚而觀之此施非邢侯卽陳尸於市之謂惠定宇訓
施爲陳未引爾疋其辭費矣

十五年傳圍鼓　御覽十道志鼓城縣春秋鼓子之邑
漢下曲陽之地十三州志曰中山有上曲陽故加下
耳

撫之以彝器　尚書正義引宗彝鄭注謂宗廟之鬱鬯
樽也周本紀封諸侯班賜宗彝書序云武王既勝殷
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說文曰彝宗廟常器也爾疋
釋器彝卣罍器也郭注云皆盛酒尊彝其總名趙明
誠金石錄云周以前凡器通謂之彝至周以後有六
彝之名於是直以盛鬱鬯之尊爲彝其名與諸器始

分矣是彝器古訓皆以為尊罍之屬未有以弓鉞之屬為彝器者杜注非是

故曰籍氏　王符曰籍氏姬姓晉公族

十六年傳受脤歸脤　周禮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賈疏云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為脤是脤非獨宗社之肉觀石尙來歸脤王朝是時亦無出師之事可知脤非獨祭社矣劉光伯云脤亦祭廟之肉可以規杜過矣

不亦銳乎　服虔訓銳爲折案文選李善注引說文云芮小皃方言云莜小也凡艸木初達謂之莜郭璞音銳是芮莜聲音義皆同此銳義與芮莜同假借字也

正義援說文鋭芒也之義釋之未達古義矣

庸次比耦　方言曰庸恣比侹更佚代也戴震曰庸佽古通用恣當作佽說文佽遞也遞更易也璉案次與佽通庸次比耦是鄭人與商人更迭耦耕之證爾疋釋言云傭均也郭注云齊等也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於鋤杜子春曰謂相佐助也康成謂鋤者里宰治處也於今街彈之室於此合鋤使相佐助是比耦必有其鋤治之所於此合耦以相佐助也元案詩唐風杕杜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箋比輔也傳佽助也正義佽古次字

九扈爲九農正　正義云舍人樊光注爾疋其言亦與賈同其意以扈爲官還令依此諸扈而動作也上古

風俗質直官民不分故田畯常在畎畝九扈趣民耕種與農民雜處不以爲嫌故以九扈所見之時爲驗故服虔云自少皡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也正義又辨桑扈竊脂爲淺白之色李巡云桑扈一名竊脂陸璣疏曰好竊人脯肉及筩中膏故名竊脂與郭注同蓋九扈皆以爲民事而制是官取其爲果駈鳥則爲棘扈爲蠶駈雀則爲桑扈或占其色或占其性不必拘於竊爲淺色遂以青雀而目爲淺白也老扈鴳鴳杜本樊光說亦非誤讀也 元案正義引爾雅虎竊毛謂之虦貓竊猶淺郎古淺字其說甚確

使長鬣者三人 昭七年傳使長鬣者相說文引作儠

云長壯儼儼也此長鬣亦長壯之皃

十八年經許遷於白羽　郡國志析故屬宏農故楚之白羽邑

傳子產使輿卅人　夏官輿司馬鄭注云輿衆也元案此當是皂隸輿牧之輿

鄍人藉稻　盧植月令躬耕帝藉注藉耕也春秋傳曰鄍人藉稻故知藉爲耕也祭義天子爲藉千畝章懷後漢書注引五經要義云藉蹈也言親自蹈履於田而耕之

十九年傳遷陰於下陰　酈元曰沔水又東南逕陰縣故城西故下陰也

令尹子瑕城郟　酈元曰汝水又逕郟縣故城南楚令
尹子瑕之所城也
其父兄立子瑕　世本子瑕子晳之弟下文且以爲不
順杜注舍子立叔是杜從世本以子瑕爲絲之叔此
注云子瑕子游叔父乃杜之誤也
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　十八年傳辟晉公子公孫於
東門正義云鄭城西南門洧水其西無門案此時門之
外有洧淵是時門爲鄭西城南門之證沖遠之說窮也
廿年傳棠君尚　惠定宇據風俗通棠當作堂通案郡
國志廣陵堂邑故屬臨淮春秋時曰堂
爲驂乘焉　月令鄭注云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

右而參乘備非常也宗魯爲公孟驂乘亦是取其有勇力

以周事子　忠信爲周言以忠信事子不洩言於公孟然非君子事人之道故孔子以爲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

使華寅乘貳車　魯語曰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此貳車即華寅備承使之車國有大故則乘之已有大難亦用之孔悝使貳車反祏於西圃是也

賓將掫　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爲大鼜鎛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杜子春云一夜三擊備守鼜也春秋傳所謂賓將掫者音聲相似是趣有鼜音

樂記衛音趨數煩志鄭注云趨促讀爲促速釋文音趨爲促與聲音近左傳掫依子春讀爲促左傳多古音子春漢儒之精左傳學者言必有據

親執鐸　禮檀弓旣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自寢門至於庫門通典引盧植注振木鐸從寢門至庫門寢門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衛侯出亡或亦同於喪禮振木鐸以爲行夜之具故公孫靑亦執鐸比於宰夫也

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　白虎通曰死乃諡之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從

可知也是自古無生而賜謚之事北宮喜死賜謚曰貞析朱鉏死賜謚曰成而以齊氏之墓地與之正臨葬而謚之之證白虎通曰所以臨葬而謚之因衆會欲顯揚之也表記先王謚以尊名藝文類聚引五經通義謚者死後之稱謚之言列其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謚也衞侯以二子有大功於國故臨葬賜以墓地而加以美謚也左傳常有追敘前事及終言後事之文不可拘於一例而望文生義有未死賜謚之繆解也杜注非是閻百詩云何屺瞻得宋槧本左傳杜注云皆死而賜謚及墓田傳終言之王伯厚困學紀聞所見左傳本已有未死賜謚之說是南宋左傳

本已有此誤矣

齊侯疥遂痁　釋文正義引梁元帝說音疥爲痎當作痎顏家訓曰說文云痎二日一發之瘧痁有熱瘧也案齊侯之病本是閒日一發漸加重乎故爲諸侯憂也今北方猶呼痎瘧音皆而世閒傳本多以痎爲疥杜征南亦無解徐仙民音介俗儒就爲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痁此臆說也

藪之薪蒸　淮南地形訓申池在海隅高誘曰海隅藪也爾疋亦以申池爲齊藪多竹木故曰藪之薪蒸

偪介之關　聘禮鄭注古者境上爲關周禮司關注關界上之關孟子臣聞郊關之內趙岐注齊四境之郊

皆有闕可證此爲偪近疆界之闕正義曲爲杜解非也

齊侯田於沛　齊世家襄公田於沛邱此沛應卽沛邱

晏子侍於遄臺　酈元曰薄姑城內有高臺昭公廿二年齊景公飲於臺上京相璠云貝邱在博昌縣南郡國志博昌縣有薄姑城陸澄地理書曰薄姑故城在臨淄縣西北五十里案沛邱在薄姑城南齊侯至自田是由沛邱至薄姑乃飲於臺上也

蒲姑氏　括地志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

疾數月而卒　呂覽曰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

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雖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取人於萑苻之澤　酈元曰役水又東北逕中牟澤卽鄭太叔攻萑蒲之盜於是澤也

廿一年傳禦諸橫　酈元曰睢水又東逕橫城北杜預曰梁國睢陽縣南有橫亭今在睢陽縣西南世謂之光城光橫聲相近淮南高誘注橫猶光也

敗吳師於鴻口　鴻口水經注謂之紅澤爲渠氾二水合流之地吳師其舟師歟

揚徽者公徒也　晏子號令篇曰爲徽識說文曰微幟也以絳帛箸於背从巾微省聲張衡東京賦戎士介

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爲肩上絳幟如燕尾墨子旗幟篇曰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軍於左肩中軍置之胸此陽門城下之吏卒故以絳幟置於肩邊系旌旗之旒亦謂之徽大傳殊徽號王注徽謂旌旗存也

食於睢上　九州要記曰睢陽水在宋城西御覽

廿二年經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酈元曰洛水又東淵水注之卽古黃水京相璠曰訾城北三里有黃亭卽此亭也

樊頃子　韋昭周語注云樊仲山甫食采於樊詩生仲山甫毛傳云仲山甫樊侯也正義云樊在東都之畿

內頃子蓋樊侯之後爲周畿內侯伯水經濟水注溴水出陽城南谿陽亦樊也一曰陽樊惠王使虢公伐樊執仲皮歸於京師卽此城也

劉子如劉　酈元曰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西北流逕劉聚在緱氏西南周畿內劉子國

鄩肸伐皇　酈元曰鄩水又東南於訾城西北東入洛水又有鄩城周大夫鄩肸之舊邑

帥師軍於陰　劉昭郡國志魏氏春秋曰雒陽有委粟山在陰鄉軍於陰蓋卽陰鄉陰不侫卽陰鄉大夫也

於谿泉　酈元曰明樂泉水出南原下三泉竝導故世謂之五道泉卽古明谿泉

郭羅　酈元曰蒲池水南出蒲陂西北流合羅水謂之技羅川亦曰羅中胕子郭羅之宿居

廿三年傳乃館諸箕　郡國志太原陽邑有箕城

廿四年傳涖問周故　賈景伯以爲太子壽卒景王不立適子猛與朝俱庶子子朝年長而有寵於景大臣召桓子單輔之與敬王並立有東王西王之號晉人不能定其故涖問周叔以正曲直正義疑而使察之說非也

士伯立於乾祭　郡國志王城北城門名乾祭酈元曰穀水東流逕乾祭門北王子朝之亂晉所開也

與之東訾　郡國志河南鞏縣有東訾聚今名訾城案

訾地有二有訾城單子取訾杜注在鞏縣西南是也有東訾聚晉書地道記謂在鞏縣之東鄭元言鄩水逕訾城西司馬彪所謂訾聚是也左傳明言取訾與之東訾是訾非東訾審矣司馬彪亦小誤

廿五年傳六采五章以奉五色　尙書正義引以五采彰施於五色鄭注性曰采施曰色又云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

徵褰與襦　說文曰襦短衣也顏師古急就篇注短衣曰襦自鄰以上

遠哉遙遙　漢五行志作搖搖大戴禮云武王踐阼篇風將至必先搖搖盧辯注搖搖無所託

季氏介其鷄　高誘呂覽注介甲也作小鎧著鷄頭也淮南人間訓高誘注云介以芥菜塗其鷄翅也杜注擣芥子播其羽或本淮南注亦小異

郈氏爲之金距　少牢饋食禮長皆及俎拒鄭注拒讀介距之距案鄭意是以護雞足爲介距呂覽察微篇引左傳此句下有季氏之雞不勝句應是左傳本文當補入

萬者二人　呂覽察微篇引左傳亦同高誘注亦作二人誤與淮南同惟言六佾爲四十八人猶是魯國佾舞之制二人當作二八惠君定宇注爲最善矣

其衆萬於季氏　此爲論語季氏用八佾之確證馬融

云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皇侃論語疏曰獨云桓子者孔子與桓子政相值案左傳琴張聞宗魯死服虔云孔子是時四十時爲昭公廿年孔子與季平子亦未嘗非時相值也皇侃疏疑非

叔孫昭子如闞　郡國志東平陸六國時曰平陸有闞亭劉昭案左傳桓十一年會於闞杜預注須昌縣東南有闞城博物記云卽此亭是也

公居於長府　鄭元論語注長府藏名藏財貨曰府

平子登臺而請　酈元曰曲阜上有季氏宅宅有武子臺王肅曰季孫宿所築

隱民多取食焉　爾疋云隱微也郭注微謂逃藏也服

繹會稷引服注云謂逃竄也是羆民乃逃竄之民亦氏黍之故云多取食焉杜注非云黍稷盛王肅謂黍之富哉亡人所貯之黍稷令使者亡人得載者皆以旨口良之皆隱民取食之處所君爲遺落者也

見叔孫氏之旌以告　墨子旗幟篇云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叔孫氏蓋以形名爲旗故孟氏望而知之

公先至於野井　酈元曰玉水又西北枕祝柯縣故城東野井亭西

請致千社　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鄭注二十五家爲里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此千社即書社千里

也晏子昔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哀十五年傳齊與衛地書社五百是齊常以書社數百與人矣杜注廿五家爲社不如鄭禮記注較爲明晰

廿六年經以王子朝奔楚　漢五行志曰子鼂楚之出也

傳粟五千庾　考工記陶人庾實二觳鄭注豆實三而成觳則觳受斗二升庾讀如請益與之庾之庾藏東原補注云二斗四升曰庾十六斗曰籔庾與籔音聲相邇傳注往往譌溷案庾與籔往往譌溷者聘禮記云十六斗曰籔鄭注云今文籔或爲逾康成但言其音同庾非謂籔卽庾也論語包咸注直云十六斗爲

庾始混籔爲庾矣皇侃疏云庾二斗四升包氏注曰十六斗爲庾即是聘禮之籔也是疏亦知包注之非元凱注此傷混庾爲籔正義反援儀禮證之且以庾爲夙㭊非皇㭊尤爲臆說不及皇侃之善於糾正矣

君若待於曲棘　正義言從齊向魯必不遠涉宋地曲棘涉上曲棘而誤甚善惟以棘爲子山封邑即西安戰里亭恐非魯與齊交界在汶上成三年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汶陽之田闕棘棘鄉在濟北蛇邱縣疑此爲齊侯所待之地下文齊師圍成成亦在泰山鉅平縣東南與濟北蛇邱相近劉昭謂後漢濟北國乃兼幷泰山郡所置是棘鄉近成之證

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　酈元曰淄水又逕郕縣北郕人伐齊飲馬於斯水也　元案水經汶水注汶水又南左會淄水淄水出泰山梁父縣東西南流逕菟裘城北又逕梁父縣故城南又西南逕柴縣故城北世謂之柴汶又逕郕縣北又西逕陽關城南西流注於汶與出萊蕪縣原山至馬車瀆入海之淄不同

子淵捷　淮南說山訓曰陳成子恒之刼子淵捷也高誘注陳成子將殺齊簡公使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刼之計淵捷亦齊之勇士

墼而乘於乇車　玉篇云墅一足行皃

劉人敗王城之師於尸氏　司馬彪郡國志偃師有尸鄉春秋時曰尸氏帝王世紀曰尸鄉在偃師縣西三

十里

遂宋圍澤　郡國志河南雒陽有圍鄉

豈行不若　孟子以若所爲趙岐注若順也賈逵注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今立敬王是訓不順長幼之序

坐於路寢　淮南要畧訓曰齊景公作爲路寢之臺韓非子景公遊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曰美哉堂堂乎後代孰有此是柏寢卽路寢地在少海元案淮南要畧訓齊景公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撞之庭下一朝用三千鍾贛梁邱據子家噲導於左右故晏子之諫生焉

大夫不收公利　畜馬乘不察雞豚之類

廿七年傳及沙汭而還　酈元曰義城縣故屬沛後屬

九江沙水東流注於淮謂之沙汭京相璠曰楚東地
也
夾之以鈹　說文曰鈹劍而刀裝者左太冲吳都賦羽
族以觜距爲刀鈹李善注云鈹兩刃小刀也
奔鍾吾　酈元曰横溝水西南流逕司吾山東又逕司
吾縣故城西春秋左傳楚執鍾吾子以爲司吾縣
事君如在國　如每歲買馬具從者衣屨之類
使宰獻而請安　管子中匡篇吾願一朝安仲父也房
元齡注欲一朝樂飲而爲安
廿八年傳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　大戴禮言桐提
伯華是銅鞮爲伯華邑楊氏卽郡國志河東楊縣劉

昭補注引晉書地道記云梁城去縣五十里叔郤邑

說文曰郤晉大夫叔虎之邑也

傒安　酈元汾水注作傒公去安

廿九年傳顓頊氏有子曰犂　楚世家帝顓頊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劉氏亦曰顓頊之後曰重黎是苟謂其後卽謂之子如少皞氏爲郯子遠祖亦曰吾祖猶重黎爲高陽之孫亦謂曰子也許慶宗曰史記誤衍一代不如大戴禮然大戴與史及劉氏皆誤以重黎爲一人不如此傳可據璲案大宗伯職鄭注顓頊氏之子曰黎亦本此傳

后土爲社　鄭志答趙商問曰左氏言后土爲社謂暫

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亦因火土俱
位南方又云句龍本后土後遷之爲社又答田瓊云
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爲社句龍
爲土官後轉爲社

遂賦晉國一鼓鐵　魏策蘇厲曰魏亡晉國史記正義
曰河北之地安邑河內謂絳曲沃也一鼓鐵依禮記
音義隱義說止容十二石重四百八十斤未必遍晉
之四竟賦之葢止賦絳曲沃之人令其出一鼓量器
之鐵杜注鑿正義曲爲附會非是

又加范氏焉　謂范氏助荀寅鑄刑鼎

卅年傳使居養　郡國志潁川襄縣有養陰里

卅一年經冬黑肱以濫來奔　章懷後漢書注曰盧故城在徐州滕縣東南古邾國之濫邑也

傳日月在辰尾　日食時正夏之十月周十二月時也則其入郢之日在庚辰入郢之月必在龍尾爲周之十二月矣

卅二年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漢書天文志曰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吳越旣同爲歲星所次則可以伐人服虔云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顧亭林謂其纏次度數不同攷案天文志云超舍而前爲贏退舍爲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又云歲星贏而東西孟康曰歲星晨見東方行疾則不

見不見則變爲祆星越得歲則歲星次舍無贏縮之
象亦無祆星之見於其舍
請城成周　郡國志河南雒陽周時號成周晉太康地
道記曰城內南北九里東西六里
發賊遠屏　謂子朝與其黨出奔楚
揣高卑　高誘曰揣商量高下也
計徒庸　唐賦租庸調此庸賦所由起
書以授帥　時魏獻子爲中軍帥
賜子家子雙琥　說文云琥發兵瑞玉爲虎文
定元年傳田於大陸　酈元曰大陸卽吳澤魏土地記
曰修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陂南北卄許里東

西三十里淮南墬形訓曰九藪晉之大陸高誘注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趙之鉅鹿高誘注今鉅鹿廣阿澤是也是晉之大陸應在修武與趙之鉅鹿不同禹貢大陸乃鉅鹿也

爲夏車正　世本云奚仲始作車譙周古史考曰黃帝服志云奚仲爲夏車正建其斿旐尊卑上下各有等級劉昭補注以世本爲誤史考所說是也

萇叔違天　淮南子曰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是萇叔知天數不與周欲城成周以逆天命故曰違天

葬昭公於墓道南　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

以昭穆為左右鄭注云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以正義所云閔僖為昭穆推之昭公當為昭其墓兆域宜處東而居左季氏雖亦葬昭公於左然於墓道為南則與諸公為昭穆居東西者微有不同故夫子溝而合諸墓以正其居東為昭之正位也

三年傳門臺　郊特牲臺門鄭注此諸侯之禮正義臺門起土為臺臺上架屋曰臺門

隱君身　爾疋釋詁隱微也釋經音義引郭注云微止也元凱不知古訓繆以隱為憂約非是

四年經皐鼬　酈元曰穎水東南逕澤城北卽古成皐春秋之皐鼬也

夏后氏之璜　初學記引三禮圖云凡玉佩上有雙衡有雙璜璜徑三寸

封父之繁弱　宰相世系云封氏出自姜姓至夏后氏之世封父列爲諸侯汴州封邱有封父亭即封父所都高誘曰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爲弓名

因商奄之民　昭九年傳蒲姑商奄尚書多方王來自奄鄭注奄國在淮夷之旁書序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鄭注奄既滅矣其君侯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據鄭注是蒲姑氏之地乃奄君所遷奄之民猶未徙也案郡國志魯國是曲阜本商奄之民所居淮夷近魯鄭云奄在淮夷之旁即商奄在魯國之

證奄本殷諸侯故曰商奄正義云奄是東方之國近魯之地猶未精當說文𨛔國在魯括地志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

命以伯禽　劉莊伯謂伯禽爲封伯禽時篇名璉案詩烈文正義引洛誥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鄭注云用二特牛禘祭文王武王於文王廟使史逸讀所冊祝之書告神以周公其宜爲後謂封伯禽也此爲成王封伯禽之確證或即以伯禽名篇如康誥唐誥之類劉莊伯之說蓋本鄭尚書注史逸所謂冊祝之書疑即伯禽篇也

綪茷　詩釋文繼旐曰茷爾雅云繼旐曰旆是旆即茷也周禮司常賈疏云周建子物萌色赤令旌旗通體盡用絳之赤是用周之正色

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　詩相土烈烈鄭箋云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此相土之東都蓋相土出長諸侯之地襄九年傳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竹書紀年相土遷商邱是東都卽商邱也

聃季授土　史記衛世家康叔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尙有冉季冉季最少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記載司馬遷云冄季是冄南音同隱九年天王使

南季來聘卽冄季之後世爲畿內卿士

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　詩疏引王肅尚書注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衞侯史記衞世家周公旦懼康叔齒少而申告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馬融尚書注亦言康國名在圻內是康叔先封於康滅管蔡後始封於衞鄭康成以康爲號謚非是

密須之鼓　呂覽用先民篇云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高誘注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是密須卽密人也漢志應劭注云密人不恭密須氏姞姓之國在安定陰密

懷姓九宗職官五正　隱六年傳翼九宗五正逆晉侯於隨正義以爲殷時五官居在唐地世爲貴族以賜唐叔使王領之九宗五正古訓不存闕疑爲善

子沿漢　尙書沿於江海鄭注沿順水行也史記注

自小別至於大別　鄭元曰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杜預釋地曰二別近漢之名無緣乃在安豐案地說言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則與尙書杜說相符

及淸發　案水經溳水注淸水卽溳水支流在江夏安陸縣界晉太安二年劉宏遣牙門皮初與張昌戰於淸水卽左傳淸發水

吳爲封豕長蛇　說文豕作豨云豕走豨豨从豕希聲

古有封豨修虵之害

五年傳將以璠璵斂　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璵魯之

寶玉也

吳師居麇　穎容春秋釋例曰麇在當陽

又戰於公壻之谿　淮南修務訓擊吳濁水之上高誘

注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於公壻之谿楚地是公壻

之谿卽江旁地名

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　沈尹戌會爲闔廬

臣故諸梁之母在吳是諸梁爲沈尹戌子矣王符

潛夫論以諸梁爲戌之弟三弟高誘以沈諸梁爲葉

公子高之父皆不若傳文足據元凱注爲精確矣

大德滅小怨道也　其兄有大功其弟小怨可滅矣非懷終從其兄兒王於大難也觀辛巢以王奔隨則懷猶欲殺王也

以爲樂尹　鍾儀世爲伶人鍾氏之族蓋世掌樂官故鍾建亦爲樂尹

不能如辭　當時使人築城必授以辭如士文伯城成周屬役賦丈書以授帥是也不能如辭築城之高厚小大不能如所授之書辭也張兔說非是　元案觀下由于對回辭不能則此辭當爲辭讓之辭辭如而古字通亦從杜注

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　郡國志汝南宋公國有繁

陽亭襄四年傳楚師繁陽杜注鮦陽南有繁陽亭

負黍狐人　馮敬通顯志賦曰求善卷之所在遇許由於負黍京相璠曰負黍世謂之黃城酈元曰潩水南出逕胡城東故潁陰縣之狐人亭也郡國志潁川潁陰有狐宗鄉或曰古狐人亭

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緜上　郡國志大原界休有緜上聚十道志曰緜上縣亦穀遠縣之地以縣西有緜上葢晉介推之地

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　禮記正義云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

十年傳乃盟於瑣社杜注瑣亦沙也　郡國志魏郡元城

有沙亭晉地道記曰元城縣南有致陽城

八年經公會晉師於瓦　酈元曰酸瀆水又東南逕瓦
亭南

盜竊寶玉大弓　尙書正義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
出取幣鄭注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
時所賜

傳攻廩邱之郛　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廩邱者春秋之
所謂齊邑矣實表東海者也酈元曰瓠河之北卽廩
邱縣

主人焚衝　淮南曰隆衝以攻高誘注隆高也衝所以
臨敵城衝突壞之墨子備梯篇曰薪火水湯以濟之

或濡馬褐以救之　趙岐孟子許子衣褐注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齊策蘇子說齊閔王曰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衝櫓馬褐亦襜蔽之類

主人出師奔　賈逵以爲主人出魯師奔走下陽虎言猛在此必敗正魯師奔之證正義以賈言爲非何也

圍蟲牢　郡國志陳留封邱有桐牢亭或曰古蟲牢

又戰於棘下　莊廿三年傳能投蓋於稷門杜注稷門魯南城門此傳上言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卽戰於稷門之內也棘下卽稷門之下杜注稷下爲城內地名非也

九年傳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　淮南呂覽說苑

皆以爲子產殺之淮南鴻烈訓云鄧析巧辯而亂法敎鄭人以訟訟不倶回子產誅之案此傳是駟歂殺之非子產列子張湛注云子產卒後廿年而鄧析死漢藝文志名家者流有鄧析二篇班固以爲與子產同時計其人深於刑名之學故雖殺其身而猶用其竹刑

鍥其軸　爾疋釋詁曰契絕也郭注今江東呼刻斷物爲契斷淮南齊俗訓曰越人契臂高誘注刻背釋名云契絕也璉案鍥其軸卽軸末轄也說文鐧車軸鐵也釋名鐧閒也閒釭軸之閒使不相摩也說文䡪車軸端鍵也急就篇師古注轄貫軸頭制轂之鐵也是

軸當轂釭之閒以金叄之謂之鐧軸端之鍵以制轂者亦以金傅之謂之轄陽虎知車之能走在轄故契斷其軸端之鐵與當轂之鐧也史記田單令其宗人盡斷其軸末而傅鐵籠蓋恐軸末之鐵不足以脫燕人之難盡以鐵籠貫軸末則尤爲堅固自不至轊折車敗爲燕所虜矣

晉車千乘在中牟　論語佛肸以中牟畔孔安國注云佛肸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卽此中牟也漢志河南郡中牟顏注趙獻侯自耿徙此史記趙世家獻侯卽位治中牟臣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及三卿分晉則在魏之邦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

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按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按中牟當漯水之北水經漯水注漯作濕元案段本水經注作漯尚書後案曰張參五經文字漯水字本作濕濕經典相承作漯而以濕爲燥溼之溼按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今流俗洽漯二字相混而皆失之索隱曰此趙中牟在河北正義曰蕩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璉案管子中匡篇云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鄴五鹿在元城郡國志鄴與元城俱屬魏郡中牟與五鹿鄴相近故張守節以蕩陰牟山當之韓非外儲篇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是中牟在邯鄲

左右之證酈元滍水注拘于趙以中牟易魏之說以爲趙之南界極於浮水非直屬滍於左傳地勢不合元凱何疑滎陽中牟迴遠酈元可謂寡識矣

稽幘而衣狸製　詩七月正義引服虔注云狸製狸裘也杜注本此少有脫誤惠定宇譏其望文生義未考服注也王引之曰鄭石制字子服制製古字通製乃衣服之通稱狸製爲狸裘兩衣製卽爲兩衣璡裘正義引哀廿七年傳陳成子衣製杖戈云文在秋上製亦裘也反不如杜注製兩衣爲善此傳言狸裘因製上云狸知之陳成子兩而衣製何亦斷爲裘也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

將以遂之仲遂將亦辭爲發乎於紆絺又何以說也

十年傳夏公會齊侯於祝其　酈元曰游水又北逕祝其縣故城西

十一年傳須也弱　史記注引鄭尙書注愚懦不壯毅曰弱

十二年傳敗諸姑蔑　酈元曰卞縣南有姑蔑城闞元年盟於蔑杜注卞縣南有姑城卽此姑蔑也

十三年傳邯鄲午　趙有側室曰穿正義引服虔注穿別爲邯鄲氏邯鄲午是其後

董安于聞之　韓非子十過篇董安于簡主之才臣儲說七術董閼于趙上地守

十四年經齊侯宋公會於洮　酈元曰今甄城西南五十里有桃城或謂之洮桼洮城宋滅曹爲宋地

傳獲籍秦高彊　呂覽中行寅染於黃籍秦高彊墨子無黃字是二子乃黨中行氏杜注二子黨范氏不若墨子呂覽足據

十五年經冬城漆　郡國志山陽南平陽有漆亭頳容釋例曰漆有邾之舊邑凡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漆有邾先君之廟是亦邾之大都故魯得漆而遂都之正義以爲魯不應尊邾之廢廟非是

哀元年傳敗越於夫椒　酈元曰太湖有苞山春秋謂之夫椒山吳記曰苞山在國西百餘里惠定宇疑越

地不至此璉案太湖與嘉興接境即越檇李安知夫椒非越地乎太湖又謂之五湖國語越伐吳戰於五湖是太湖爲吳越共有之地故賈逵釋夫椒爲越地也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漢志北海郡平壽縣應劭曰古斟尋禹後壽光縣應劭曰古斟灌禹後薛瓚曰斟尋在河南不在平壽汲郡古文曰相居斟灌東郡灌是許慶宗曰羿自鉏遷窮石由窮入斟尋是時太康畋於洛表在河南羿在斟尋而距太康於河是斟尋在河北也竹書紀年澆與斟尋大戰於濰覆其舟滅之濰水正在北海郡界益信應說爲確又斟灌

與觀不可合而爲一斟灌者夏之忠臣相所依以存亡者也武觀者夏之姦子啟放之西河紀年注云今頓邱衛縣更不得以武觀之地爲斟觀之地薛瓚說非是 元案水經注洋水注引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斟灌國又引薛瓚漢書集注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而斷之曰寓其居而生其稱未可以彼有灌目專此爲非是鄭意以相居之灌本在東郡其後依同姓之斟鄩居於壽光亦蒙灌稱故云斟灌耳

而邑諸綸 郡國志梁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按虞非國也郡國志河東大陽有虞城帝王世紀曰舜嬪於虞虞城是也是大陽虞城乃舜後虞國之地故劉昭補注於河東汾陰引博物記曰古之綸少康邑斟尋斟觀皆在河北過澆滅之緡生少康於有仍猶懼椒

求之乃奔河東依有虞之綸邑以潛身也正義知引大陽虞城爲有虞國地復於杜解梁國虞縣聽解爲夏時虞國又云杜注言有以示不審是亦知大陽虞城爲確解惠定宇以梁國虞縣綸城爲據拘於司馬彪之說其識遂遜仲達矣

二年傳兩驂將絕吾能止之　呂覽審分覽曰王良之所以能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

三年傳命宰人出禮書　周禮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

四年傳襲梁及霍　酈元曰汝水之右有霍陽聚汝水

逕其北東合霍陽山水霍陽山水又逕梁城西春秋
周小邑於戰國爲南梁梁縣北有故鄤鄉城謂之鄤
中章懷後漢書注霍陽山在今汝州西南
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應劭地理風俗記曰河南平陰
縣故晉陰地
六年經城邾瑕　水經泗水又西過瑕邱東屈從縣東
南流漷水從東來注之酈元曰魯邑春秋之負瑕矣
漷水西南流入邾案郡國志負邱嶧山陽與邾之交
與閭邱近哀七年囚邾子負瑕杜注在南平陽縣西
北哀二年伐邾取漷東田水經負瑕漷水從東來注
之酈元亦云漷水在瑕邱西南是哀二年所取漷東

用即負瑕也本邾地故曰邾瑕哀七年傳負瑕故有繹亦瑕邱本爲邾地之證杜注非是

傳闞止　史記田世家作監止注監一作闞是闞監通元案史記封禪書蚩尤在東平陸監鄉索隱監音闞引皇覽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內

七年傳成子以茅叛　案郡國志高平有茅鄉亭劉昭引杜注云茅鄉在昌邑西南與今注異

八年傳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杜注輒爲宗族　案王符潛夫論云公山氏魯公族姬姓故不狃亦謂魯爲宗國

何故使吾水滋　釋名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滋緇古字通

吳師克東陽而進　郡國志泰山南城故屬東海有東陽城棊城南即武城史遷傳曾參南武城人章懷後漢書注南城曾子父所葬是南城即武城之證吳師既克武城乃克東陽也

十年傳取犂　水經漯水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酈元曰縣故犂邑也杜注漯作隰是隰漯古字通元案隰當作濕形近而譌

侵及賴而還　司馬彪郡國志濟南管縣有賴亭

胥門巢將上軍　周禮夏官帥以門名

從司馬　昭五年傳杜洩曰夫子爲司馬杜注夫子叔孫也是叔孫世爲司馬杜注從吳司馬非是

十二年傳若可尋也　少牢饋食禮乃燅尸俎鄭注燅溫也古文燅皆作尋記或作燖春秋傳曰若可燖也禮記血腥爓祭鄭注爓或爲燖是燖爲溫煖之義左傳多古文故燖作尋服虔解尋之言重也溫也杜本服注但解尋爲重不若儀禮鄭注之確

十三年傳吾父之旗也　彌庸父之旗如晉趙鞅蠭旗之類有表識者故彌庸見而知之

乞糴於公孫有山氏　王符曰有山氏魯公族姬姓

十四年傳飲酒於檀臺　史記正義曰檀臺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一里

攻闈與大門　大門公宮之大門以闈爲宮中小門推

之可見

逢澤有介麇焉　水經睢水東過睢陽縣南酈元曰睢水於城之陽積而爲逢洪陂御覽陂作澤是逢澤即逢洪陂也開封東北逢澤非宋逢澤其遠不待辯矣

十五年傳及良而卒　郡國志下邳良成故屬東海春秋時曰良

公孫宿以其兵甲入於嬴　郡國志泰山嬴縣

十六年傳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　酈元曰廩延南故故城即衛之平陽亭今時人謂此津爲延壽津

爲白公　酈元曰陂水東南逕白亭北又東逕吳城南史記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於吳勝入

居之故曰央城

勝謂石乞　淮南道應訓石乞作石乙高誘注白公之

燊元案人間訓作石乞

齊管修　後漢陰識傳其先出自管仲七世孫修自齊

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

以王如高府　淮南泰族訓曰闔廬伐楚五戰入郢燒

高府之粟下言焚庫即謂高府之粟也惠引淮南未

詳

其徒微之　衆經音義引郭璞爾疋舊注微謂逃藏也

十七年傳衞侯爲虎幄於藉圃　藉圃圃名杜注繫

良夫乘衷甸兩牡　正義兵車一轅而二馬夾之其外

更有二驂是爲四馬今此乘兩牡而謂之衷乘者衷中也蓋以四馬爲上乘兩馬爲中乘也趙案韓非子外儲篇苗子曰晉國之法上大夫二輿二乘中大夫二輿一乘下大夫專乘此明等級也良夫蓋乘中何四乘之車加於晉國上大夫二輿二乘之上如謂一車兼有兩牡是凡乘車皆有驂馬服馬何獨衷甸之車獨言兩牡乎兩馬中乘之說非是

如魚竀尾　爾疋再染謂之赬郭注淺赤鄭康成考工記注引爾疋作再染謂之竀是竀與赬同

十八年傳宋殺皇瑗使皇緩爲右師　世族譜瑗皇父充石八世孫緩充石十世孫是緩爲瑗從孫與注異

闞鄾　酈元曰清水又南經鄧塞東又經鄾城北古鄾子國在鄧之南鄙是鄾本鄧邑楚滅鄧故杜云楚邑

廿三年傳其可以稱旌繁乎　賈子新書審微篇曰繁纓者君之駕飾也薛綜西京賦注弁馬冠也又髦以璿玉飾之纓馬鞅也繁說文作緐云馬髦飾也是繁爲馬髦之飾或以璿玉爲之非纓也

親爲顏庚　呂覽篇云顏涿聚學於孔子後漢左原傳云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卒爲齊之忠臣韓非子十過篇云田成子所以遂有齊國者顏涿聚之力也是庚非齊之忠臣蓋田成子之黨故成子後復使涿聚之子仕爲大夫又加以五邑

廿六年傳殺於盧門之外　酈元曰宋南門曰盧門春秋華氏居盧門里叛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此注盧門爲宋東門非是今本杜注華氏盧門宋東城南門

春秋左傳補注卷三終

蕭山湯應緦校字